晉綏日報

創刊日：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地址：山西興縣
第二六六一號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打垮一切封建束縛 解放貧僱農的精神壓迫

——臨縣郝家窊等村貧僱農對於舊「道德」舊倫理的控訴——

下面是葉石同志給××同志的來信，告訴我們：吃人的封建制度，不僅對於我們的貧僱農在經濟上政治上遭受殘酷的剝削與壓迫，而且在精神上人格上都是遭受着地主階級極其慘痛的侮辱的，一系列的封建鎖練，把我們的貧僱農打在十八層地獄的最底層。因此，我們呼籲：土地改革的任務，不僅要使我們處在「最底層」的貧僱農從經濟上政治上澈底翻身，而且必須從思想上精神上，把束縛着貧僱農的一切封建鎖練打碎，使處在十八層地獄的貧僱農解放出來，眞正成為新社會的主人。——編者

××同志：

別離很久了，沒有給你寫過一封信，現在讓我告訴你最近得到的一些材料。

我被派來臨縣十區作土地改革工作，到了小甲頭行政村，有一天的晚上，本行政村的一個自然村郝家窊，郝家窊的貧僱農開了一個「翻底子」會，他們自己說，他們都是些「最底層」的人，從來被人看不起，從來不參加什麼運動，到現在還沒有翻了身。這次土地改革中他們起來掌了權，就想起從前的苦楚，翻起底子來。這個「翻底子」，也就是訴苦，但我覺得比一般的訴苦似乎進了一步，我就想把他們「翻」出來的一些情形，大概的告訴你。

該村有個郝友珍，十六七歲，幾輩子受窮，一窮窮得連個好名譽都沒有了，直到新政權以來，還是抬不起頭來，人家不叫他的官名，連小名也很少叫，叫他「大嘴鴉」，「黑老娃」（烏鴉之俗稱），意思是說他「吃死孩肉哩」，人家丟了羣子，就說「一定是黑老娃偷了！那些孩子窮得吃死孩肉哩。」走到那裏，那裏給他白眼，他就這樣「翻」，翻得哭起來。

郝廷發，攬過二十五年工，現在窮得「鳥也沒一條」，人家叫他「花油精」，據說這意思是「吃比斗貧」。

其他人也「翻」出許多苦楚。

郝家窊的「翻底子」「傳染」到別村，別村都跟着翻起來，如高宗咀的高眼拴，綽號最多，因為他長得不好看，叫他「凹面燦」，叫他「賭猾」，還因為有人竊了他的老婆，他沒有辦法，就把他叫成個「雀郎」。他有個習慣，愛坐到人家炕上拉閒話，大約一拉開就拉很長，人家給他起了個「壓塌炕」，說他坐到炕上不走了，要把炕壓塌。又如李家甲的李得全，五十來歲，談了地主富農對他的壓迫後，又談出富農李如智給他起下個「唐庶」（音），意思是誰都可以欺負他，而且是欺負一輩子也不敢動火。又如大甲頭的劉茂明，說他的祖父被起成「大饃饃」，到父親手上人家又叫成「侯饃饃」，他弟兄手上就又小了，叫「點心蛋蛋」，他的兒子就更小更賤了，叫成「燒山藥」，他家四輩子沒有辦過公，都活在人家腳底下。他的女人，窮得滿村逛，尋些破布片子、爛鞋，人家又叫成「野母豬」。這樣一「翻」，都「翻」得氣憤了，非幹不行。

各村進一步「翻」，又「翻」出在舊社會「老財怎麼也是，窮人怎麼也不是」。他們這樣說：窮人走得快了，人就說：「看那股子窮跑勁！人還在門裏，腳倒跑到門外，怪道發不了，有幾個也要跑得搜了哩！」老財走得快了，人就說：「看人家財主，走兩步也有精有神，怪不得人家走紅運哩！」窮人要是走得慢了，人就又這樣說：「看那付死人相，連兩步好走也沒有，倒運勁氣！」老財走得慢了，却又這樣說：「看人家財主，走兩步也拿得四方步子，走兩步也拿得穩穩的，盡是思謀得發財哩。」這是走路上的苦楚。

（下接第三版）

興縣楊家坡貧僱農 禁止地主富農燒飼草

曹家坡將地富飼草給分到牛的農民

（興縣訊）楊家坡貧僱農，嚴格管制地主富農畜草，以備明年春耕。該村地主把牲畜歸還農民後，竟將糜稭豆稭當柴火燒，地主楊篤武家燒了兩垧豆稭和一百多斤糜稭，其餘地主楊日芝、楊秉寅兩家，除燒了一部豆稭，糜稭都燒光了。當時貧僱農們因忙於秋收和鬥地主，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有一天，貧農白崖梅和翻身委員楊拴大，看見地主楊日芝婆姨從場裏搬糜稭回家燒，就商議：「地主們把積草都燒了，門出來的牛沒吃的，明年春耕困難咧！」晚上就開貧僱農會討論，大家指出燒草的地主共有九六家，都表示很氣憤：「草是牛的命根子，以後再不叫地主們燒一把積草！」當即定出管制辦法，推選僱農高自孝負責管理。（一）一戶一戶安頓地主，誰也不能燒積草，再誰燒鬥誰。（二）地主婆姨、孩兒，不准在家坐着，都出去打柴，不准買炭燒。（三）監督地主富農打場，騰出的積草擬稭登記封存。這樣宣佈以後，僱貧農白天鬥地主，晚上開會，高自孝將地主富農的婆姨孩兒組織起來變工打場，打完一家再一家，不打場的都去打柴。誰家不打柴就不能吃飯，從十一月二十日到月底，九天打下穀子雜根共四十二石，乾草積草兩萬七千一百斤。（登山）

（興縣訊）三區曹家坡行政村，將鬥爭出的八十八頭牛驢分配給農民，許多人分到牛沒有草喂，十一月二十日，在全行政村僱貧農大會上，大家決定如下的解決辦法：（一）為防止地主燒賣穀草，將穀草綑好，經農會點驗交原地主保存，如有損失，受嚴厲處置。（二）將地主富農的糜稭、豆稭、黑豆莢莢等雜草全部分給缺草農民。（三）有些自然村（如會案塌、馬碣郎）草多，可以調劑一些給缺草的村子。（常可均）

保德榆樹里、扒樓溝農民 抽出長餘果實幫貧苦村莊

（保德訊）四區榆樹里行政村與三區扒樓溝自然村農民，自動調劑果實，幫助貧苦村莊農民翻身。十一月十九日榆樹里行政村召開農會代表會，討論統一分配果實。會上提出天下農民一家人，果實多的村子要幫助果實少的窮村子。常場、榆樹里、大塔、安家山等五村，自動各出糧三十四石，白洋二百五十元，三二布一百一十一疋（以上三項代表會確定由行政保委會管理，到明年春再分），羊八十四隻，衣服一零四件，棉花七十斤，鋌一塊，幫助孫南頭塌、石橋塔、喬家塔、西山頭等四個窮村子。扒樓溝自然村上月二十八日晚貧僱農小組會上，讀了「臨縣前後南塔農民把長餘果實，交縣農委會調劑貧苦村莊」消息後，一致願意把本村保存未分配的六十石果實糧，抽出四十石（州石，每斗廿二斤）交縣農會，幫助災情嚴重的一、四區。該村今年天旱時偏了兩場雨，收成僅次於去年，加以煤窯及油坊的收入，一般農民明春也不會缺口糧。陳富貴在會上說：「前一時期，我到四區王家畔等村，那裏種三十垧地的人家才打十一兩石顆子，咱村最低一垧也打二斗。應該多幫助他們。」經貧僱農小組通過後又提交農會會員大會討論，大家一致通過。全村農會會員，在致縣農會臨時委員會主任的信上說：「我們深知一、四區災情嚴重，明春可能餓死人，為了救災救死，經大家討論，將長餘的四十石糧食，交咱縣農會，看那村貧苦農民解決不了困難，使撥給那村，使我們農民兄弟姐妹，明春戰勝災荒，都不餓死，今後更增加農民一家人思想，緊密團結，共同為消滅蔣閻偉而鬥爭！」（張連國、刀戈）

翻身農民溫吉福同志英勇殺敵彈盡殉職

文四區武工隊沉痛追悼

（文水訊）四區全體武工隊員沉痛哀悼英勇犧牲的兄弟隊員溫吉福同志。去冬以來，溫同志一直在平川敵後堅持武裝鬥爭，掩護貧苦羣衆，分配奸霸地主財糧。十月二十三日他在宜兒村突破數十個閻匪將房子包圍，並被偽腰部。溫同志在房內與匪徒對戰，一直將所有的五顆手榴彈投盡，十多發子彈射出，始英勇的犧倒。溫同志二十四歲，共產黨員，四五年的長工牛馬生活，及在去春鬥爭奸霸地主翻身運動中，他很快的覺悟起來，被選為農會秘書。去夏閻匪向文水平川進犯時，溫同志首先參加民兵，率領全村民兵與敵不斷鬥爭數月。去冬轉入武工隊，在與敵偽奸霸鬥爭中，經常鑽地穴露宿野地，艱苦備嘗。（劉守仁、大海）

連續十二整夜游動哨

貧僱農戰士毫無怨言 其他成份戰士動搖了

（本報訊）淺云部三〇九大隊六小隊，在×地連續十二個整夜游動哨的任務中，貧僱農戰士表現了他們對革命的忠誠堅決，而那些其它成份的人，遇到困難，就動搖了。該小隊的六個貧僱農戰士：趙富、魏喜順、郭潤玉、冉開鎖、王紀鳳、王三奴，他們接受任務以後，就在高山頂上，驚夜游動巡邏，他們穿着單衣，在殘秋季節，忍受着寒冷的襲擊，沒講過二話。有一夜，下大雨，領導上指示他們，雨停了再上山。但他們怕誤着了，就在屋裏坐着，還不時跑出去看看。後來，指導員查哨時發覺了，才勸他們說：「你們這樣熬着還行了和帶哨的取聯系，雨停了，讓他們告訴你們。」這樣，他們才休息了一會。有一天，點過名，他們就自動指上東西上山了。趙富有病，還是堅持要去。班長勸阻他，他說：「部隊任務，是咱們窮人的，吃苦也是為了自己，上級給這點任務，一定要完成到底。」魏喜順說：「咱們應當把部隊看成自己的家一樣，過日子要靠大家伺候，才能搞好；就是上級不給咱任務，咱們也得操心。」他們從不在別人面前表功誇勞。相反的，其他成份的戰士，在執行任務前表現了動搖。富農李文龍，中農馬培常，僅僅有兩夜，就放了兩點鐘的哨，就表現吃不下苦，動搖起來，馬培常說：「這狗日的快換吧，熬的不行了！」李文龍說：「快換吧，熬的吃不住了。」郭潤玉說：「你向上級要求換換吧。」他們還對郭說：「我放了十幾夜，還不一樣過去。」富農戰士又怕別人不知道自己的艱苦，故意表功，李文龍放哨時叫喊着說：「我去放哨，家裏誰生火呀了，」康理站了一班哨，被雨淋濕衣服，回來坐在炕上，什也不幹了，說：「他媽的，這冷的還能幹嗎了？」

嵐縣東陽潤行政村 貧僱農掌握印把子

封建集團的村公所宣佈解散，各村主任農幹，交待手續，聽候審查。

（嵐縣訊）二區東陽潤行政村於本月十七日召開貧僱農大會，到會的（共五個村）有九十五位貧僱農（內有新中農與下中農十二名），宣佈解散封建集團掌握的村公所，把印把子掌握在貧僱農手裏。大會開會的前幾日，在各村進行準備工作，純潔貧僱農組織，使用「苦比苦」（誰受痛苦多）、「心比心」（心要窮人的心）、「生活比生活」（誰現在生活窮）的三個條件，五相比較審查了各自然村的貧僱農，十一個不夠格的就被審查出去。同時又吸收了個別好的新中農與下中農，參加貧僱農組織。

在大會上各村首先將上述審查情形彙報後，主席賈金貴號召大家更嚴格的審查到會貧僱農，他說：「先把咱們內部弄好才有力量，不要叫羊羣裏跳進狼來」。康家窯敵僞份子判徒牛閣柱（貧農），原在我決死隊當兵二年，又到我公安局工作，後來竟叛變革命，帶了一個破鞋投降日寇，在「警察所」當過「警察」。在他村因審查不嚴格混入大會，經過討論，大家揭露出來，當場被大家一致提出根本不夠咱這裏頭的人，馬上被驅逐出會。新安村委員提出他村閻丑孩脾氣不好，當場的人都知道丑孩是三猪子攬工的窮人，都一致說：「光脾氣不好要在貧僱農會上教育」，經過討論批准丑孩參加貧僱農大會。大會對一些新參加的中農與可疑的人都一一進行了嚴格的審查。接着審查各自然村委員與行政村的委員，各村委員都經過各村幾次審查改造，東陽潤村原來八個委員（內有三個中農一個當過僞村警的貧農），經過三次審查撤換，現在已完全成爲眞正的貧僱農幹部。康家窯委員毛孩因包庇地主，私分鬥爭果實，亦被撤職，各村委員與行政村十個總委員都放在大會上一一進行審查，作了初步通過。

當討論到貧僱農如何形成骨幹，掌握與領導委員會的職權時，大家便提出現在將要垮台的村公所問題：初解放後是貪汚份子尹福成（村長）、漢奸劉洪忠（書記）等（已撤職），今年正月又將上奸霸破產地主馮相孩（村長）等（已被撤職），一把子異已份子統治了政權，欺壓全村羣衆，工作團來的前半月，區上又派來村長楊進恩，書記馬降英，中隊長邸鳳山都是封建富農，現書記已扣起，中隊長在開貧僱農大會時，普通行政村派人來扣押，貧僱農大會便批准將邸某扣走，現只有村長還暫時未扣。大家一致意見：這樣的村公所趁早解散了吧，由咱貧僱農來闖吧。貧農魏留保大說：「先把印把子拿在咱手裏」。大會遂決議由新通過之行政村翻身委員會來代理村公所之職權，當即由委員中當時指定根雙成、魏職、月來接收，現已將圖記、步槍等交出，其他正在接收中。各自然村舊幹部（主任農幹等）多因不能代表貧僱農利益與脫離羣衆，大會決定叫結算手續，待鬥爭地主後讓羣衆一併審查。其職權由各自然村委員代理。（閻玉）

王學富是日寇忠實走狗 混進新華分社進行破壞

——經呂梁區黨委機關大會扣押——

（新華社呂梁三十日電）新華社呂梁分社在純潔組織中，繼淸洗階級異已份子張芳之後，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又淸洗了敵僞份子王學富（電台播機班班長）。王某係文水縣石水鎮人，十七歲即參加該縣僞警備隊，因孝敬日寇，獲得信任，很快即被提昇爲班長，並派往文水邊山駐守牛家垣據點。後被派往敵師團部所在地臨汾受訓七個月。返回後，提拔爲特工隊（專門搜捕我地下抗日軍民之特務組織）巡官。四五年，又提昇爲警備隊小隊長等職。該逆曾依仗日僞勢力，欺壓羣衆勒索錢財。並隨同日寇出發「掃蕩」，任意宰殺解放區羣衆牛羊牲畜。四二年冬，在文水城外岳村曾以「土匪」罪名，槍斃過一個人（記者按係我方地下工作人員）。四五年，首次解放文水縣城時，被我俘獲，後混入我呂梁分社，便乘機進行破壞，不斷挑撥我黨我軍，挑撥離間分社幹部與戰士的關係，並借我軍名義，强向羣衆討僞敵僞時代的非法田借。僅在文水邊山牛家垣一村，即强要回麥子石餘。另外破壞紀律，橫行霸道，違法行爲更多。九月間，分社行政會議上雖提出淸洗該逆之意見，但因前任電台隊長張芳（階級異已份子，已被淸洗，見十一月十九日報。）爲其辯護包庇，致未能及時處理。十一月二十八日，經分社小組正式研究該逆材料後，大家一致認爲應予立即淸洗，遂提交呂梁區黨委及機關支部討論，經全機關人員大會揭發其罪惡後，剝去軍衣，開除軍籍。押送隰縣公安局轉文水縣政府交由羣衆處理。（鄭鏘）

臨縣玉荐行政村 發動貧僱農選出代表會

（臨縣訊）玉荐村是三區安業溝的一個村子，在前一月羣衆翻到一區土地改革，窮人翻身，就自動把大地主王在治扣起來，等工作團去。本月初，工作團去後，經過半個月的時期，已選出代表，成立代表委員會，即將向地主階級進行總清算。

工作團到這村只有三個人，先從各方面了解，找到了王青乎等四個貧僱農，都是攬工租種地多年的農民，通過他們，逐漸連成十六人，後又推出十二人到山上的六個自然村（都比玉荐小，玉荐有一百五十九戶）去連絡貧僱農，下餘四人在本村繼續發動。由於這十六個人大都是好的貧僱農，他們連絡的人，也大都是受過幾輩子懷恨的，經過八天的發動，已經連的有底了。之後在查階級評成份中，進行了吐苦水、挖窮根的教育，並用村與村互相審查的辦法，把個別不好的就拔出去了。在這個基礎上召開了靠近村子的（連其他行政村）貧僱農聯合大會，因外村沒基礎，決定要他們來參加會的人必須是受過懷恨，不給地主當狗腿的正派農民，不夠條件不隱來。到會會場時還組織了審查人的組織，一個個進行審查。辛家塌審查掉三人，高家山審掉一人，共審查掉十幾人。

貧僱農連絡貧僱農 互相審查純潔內部

這個大會上除討論了平分土地和告農民書外，特別研究了聯合鬥爭，統一分配，和選舉代表等問題。討論結果訂出了選舉代表條件，經過了五天的醞釀，各村都在中貧農大會選出了代表，共選出代表四十八人（內有九個女的），其中有新中農十一個，舊中農一個，其餘都是貧僱農（舊中農是姚家山選的，這村共十七戶，只有三戶貧農，一戶新中農）。各村選出代表後，把全行政村代表的名字都抄了一份，回頭在貧僱中農會議上進行審查，把審查下的意見由代表們帶上，在全行政村代表大會上發表，各代表再報告自己的歷史，叫大家審查。結果把禹家梁郝振乎、劉富生（中農）審查掉了，重新補選了二個貧農。寺塌貧農代表貧農劉喜金批評禹家梁羣衆說：『你村中農選的太多了，要貧僱農起來中農跟，叫貧僱農跟上中農還能辦好嗎？』姚家山審查掉一個幹部的兒子劉條（中農），馮家山審查掉一個當過區公所通訊員的秦秀貴，因他對羣衆態度不好，拿上糧票向村中要的吃白麵。會上推選張尚海等九人爲行政村代表委員。

審查歷史就是訴苦 提高鬥地主的勇氣

審查代表中，訴出很多苦來，玉荐貧農張生積說：『我租地主王在治六石二斗租子的地，那年租子繳不上去，到了臘月二十九過年時，地主王在治還是逼着向我要，我家共有六升軟米，被他翻出來，都倒的去，我們苦苦求告，叫留下一升，過大年吃一頓糕，他說：你們還要吃糕哩了不行。結果一顆也沒留都拿去了。』玉荐貧農王青乎說：『我給地主王在早攬工，到大年早晨，人家在家吃肉喝酒，穿的狼皮衣，我是穿的一條破單褲在院子掃雪，連一碗茶也不叫我喝，我說了聲冷，他說：怨你要冷來，誰叫你冷咧。正月初六晚，地主不叫我住了，晚上把我逼出院子，把狗叫回去，把大門一關，我連個住處也沒有。』衆人說：『看這地主猖不猖，咱們窮人連地主的狗也不如。』貧農張尚海說：『我十三歲攬工，一直攬了十幾年，至現在還是餓死欠活沒吃的；看地主王在治家，吃饃饃還要剝皮，吃月餅是光嘴的吃糖，每天早晨喝的燒黃二酒，本村看戲，女人坐的還是轎車子。』這樣訴苦嚷吵後，大家說：『這眞是咱們的敵人，這樣喝了咱的血，非鬥爭他們不行。』大家決定全行政村聯合起來，馬上鬥大地主王在早、王在治、劉富耀。（薛青）

神木新區高家溝等七村群衆 鬥倒惡霸高端五

（神府訊）新解放之神木高家溝羣衆，在王家川土地改革剛開始，即派李引枝去找工作團，要求淸算地主惡霸高端五，工作團隨即派人去。高端五是三十里左右的老百姓都恨他、怕他的惡霸，羣衆把他比爲一條瘋狗。遠在光緒二十七八年，住在神木當窩舖主，勾結衙班頭香華，專門利用流氓小偷以偷盜爲生。後來到了高家溝，就稱王稱霸，私做文約，霸佔田地，僅獨霸滅門處的就有十一家，香佔了百垧以外的土地。去年他招了隨根連做嫂子，到了十月天，因還不淸吃借，把隨根連全家趕走，扣住他的兒子懷仁當「站年漢」，還扣了大小二口鍋。高某之妻「保鏢老婆子」向該村羣衆說：「我要懷仁做一輩子另三天長工，死了還要他在墳堂前站三天。」今年又將窩惡霸的主意，打到僱工李引枝的身上來了，秋田剛完，就將李的母親和媳婦趕走，企圖扣李的牛。用這些明佔暗香的辦法，高某土地擴展到三百垧。高的三個兒子也儘是壞蛋，大兒常被「自衞隊」，今年四月間被解放軍打死，二兒高起貴也當了「自衞隊」，隨敵搶去羣衆財物，焚燒羣衆房屋，强姦本村高實則的女人。三兒子不過十三歲，羣衆說：「也是狼兒子」，手裏常拿一把鈎鏝，老百姓的南瓜小的連根剷掉，大的就是一砍拉一鏟。該村貧僱農經過醞釀討論後，到附近村動員羣衆，於十一月八日，召開了七村羣衆的聯合鬥爭大會。會前羣衆就把高端五、高起貴、老婆子都捆起來，首先訴苦的是王家川六十三歲的老漢王純盛，他說：「你霸佔了我的一垧地，餅了四年，我告到團兵和縣衙門那裏，因爲你有錢有勢都不頂事。前年三月十八日官寨寺開騾馬大會，你掏出刀子戳瞎了我的眼睛，現在我問你，你的刀子縮到肚子裏就不服嗎？」這時沿門乞食的隨根連起來訴告，他是從淸早趕來的，他說：「年時我給你種地，你走你把我的大小鍋扣去，逼得我做飯都得三頓兩頓的借。我的兒也給你扣了當「站年漢」，現在我只得當了乞巧。」李引枝訴苦說：「我種了一斗一升黑豆行，你給我紀了二斗，聽穀荐記了二斗四升，我沒吃的，想到場裏這些黑豆吃，也給你那的沒吃成。秋上剛打下六斗穀子，我先送到你門上，你說穀子不好，就瞅住我那條牛，我要求白侍候你一年算了吧，你還說牛吃了根非算淸不可」，還時引枝媳婦也哭訴道：「我掙了幾穗子，你說我偷了你的東西，前兩天我提出向公家討論，你又嚇我說：「紅軍要你出公糧哩，快點走吧」。」各村羣衆都紛紛控訴高某罪惡。最後羣衆向他進行了正義的報復。現羣衆正開始討論分配鬥爭果實。（劉增榮、白登元）

馮家會供給部 濫開公函動員軍勤

（臨縣訊）十一月二十六日，從下川山二付担架、四頭毛驢轉來林家坪六個傷病員，他們到兵站後，持馮家會供給部公函要四付担架、二頭毛驢。兵站當如數付給，該六同志在獲得担架毛驢後，即在街上與民工交涉，每付担架給他們出四萬元，他們願步行至三交，民工們爲免除這段長途跋涉和一天吃飯的担負，即有三付担架拿出十二萬元給他們。路旁的羣衆看到都紛紛議論，有的談到要報告工作團，一位傷員傲慢的向羣衆威脅說：『我們可不尿他們（指工作團）。』這時通訊員秦生秀（原稿沒寫清是什麼機關的——編者）即上前問他們是那一部份？回答更是傲慢：『×旅的，怎麼樣？你問幹什麼？』秦同志又問：『你們剛才作了什麼？爲什麼搗老百姓的鬼？』這時一個傷員即喊「打這小子」，其他五人也逼上來要打，秦同志嚇得跑到區公所。後區公所助理員、通訊員、兵站同志等六人就去把他們叫到區公所談時，開始根本否認事實，並威脅區公所耽擱了他們的行程，「今天不走了，還要吃白麵。」在羣衆作證下，王助理員提出送他們回原機關去時，他們才承認錯誤，願將全部担架毛驢退回兵站不用，並將三付担架的錢退出交還民工後，徒步走了。（方文）

（編者按：稿末方文同志並附註意見向馮家會供給部提出質問，原文如下：這裏我（作者）向馮家會供給部提出質問：爲什麼對能行走的輕傷員，也要去浪費濫用民力畜力呢？難道提筆寫公函的同志就不想到人民負担的困難嗎？我覺得該部值得檢討，並希答覆公佈。）

舊幹部陳永利喬班武 領頭浪費封存的果實

貧僱農決定給予停職處分

（保德訊）一區前會自然村在封地主財物中，聽說霍家梁等村，吃了封存的東西，有些人就問秘書陳永和、書記喬班武說：「咱們可不可以吃了？」陳、喬本來早就想吃，此時乘機說：「大家想吃就吃。」於是在他們領導下，全村男女老少利用開會機會，吃喝了兩天，浪費小米二斗五升（廿二斤）、豆麵廿餘斤、羊兩隻、山藥蛋十斤、柴炭、油鹽亦不少，工作團在花園子聽說後立即前往，用算賬方式教育羣衆，認識不應浪費鬥爭果實。貧農喬丑丑說：「在封建地主富農的東西，全是咱窮人的，浪費了咱怎樣翻身呢？」有些中農也說：「浪費果實窮人吃了斷！」大家一致決議：停止此浪費行爲。可是第二天在「優待」陳永和名義下，他們又領導全村吃了一頓，後來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上，通過給他倆以停職的處分。（編者按：陳、喬等二人，倘須嚴格進行審查，按「告農民書」上的辦法處理。）（郝春山）

馬西努評稱：蔣黨偽選遭可恥破產

愛國份子都團結在中共周圍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莫斯科電台一日廣播馬西努評蔣介石偽選一文如下：

正如人們所期待的，國民黨所扮演的所謂「普選」，遭到了可恥的破產。在第一天，在國民黨區域裏出版的報紙，不顧當局的命令與威脅而拒絕支持這種對民主原則和人民意志之最粗暴的侮辱，談論此次「普選」的只有幾家最反動的報紙，如和平日報（軍統局特務辦的）、中華時報（青年黨辦的）及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至於選民，據路透社報導，中國人民一般對於普選不感興趣，在許多大城市中，投票的人不到百分之十。再召器關錄從南京廣播的消息：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普選」的最後一天，雖然這一天是星期日，曾經期待在這天將有大批的人投票，可是在南京，只有百分之三十的選民利用了自己的投票權，在充滿反動軍閥官僚和無數秘密偵探的國民黨首都南京，在這裏都是這樣的出醜，那麼在外省，還有什麼可說呢？為了想法子保持自己的面子，反動派偽造了各種解釋，路透社消息就是其中的一種：「半官方人士指出，由於不識字的人佔了很大百分數」，用這種藉口，企圖解釋「普選」失敗的原因。英美記者還聲明，中國人民一般對「普選」不感興趣。所有這種說法，並不能確切的表明實際情況，他們企圖以所謂人民對政治的消極態度來替破產的反動派作辯護，實際上，國民黨反動派「普選」的破產，正是由於中國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覺悟性，國民黨統治區大多數人民拒絕參加「普選」，成了人民手中的政治鬥爭工具，他們用這種辦法，表明自己對國民黨的態度，用這種方法反對反動四大家族獨裁，反對他們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這是對國民黨「普選」的一種政治抵制，各界居民不分社會出身、不分黨派，所有愛國份子與一切民主人士，都參加了這種抵制。國民黨用自己扮演的把持，替自己做了一種不好的效勞，「事與願違」，他們已經向全世界證明了他們是沒有任何羣眾基礎的，他們甚至在自己統治區內，都是被人鄙棄了的人，他們用所謂獨立候選人的欺騙手段，也挽救不了他們的破產，不能抹掉社會人士親眼看到的完全沒有民主政黨和民主團體的印象，民主政黨和民主團體已被事先宣佈為「非法」，使他們沒有法子進行反對「普選」的宣傳。為了雙層保險，國民黨對愛國份子——不僅愛國份子，而且對那些對民主事業表示同情的嫌疑人，都預先加以逮捕、秘密綁票和偷殺。可是這些辦法，也絲毫沒有改變反動派在「普選」中的地位，而國民黨對「普選」的這種準備，反幫助人民揭破了「民主」和「立憲」欺騙宣傳的真正實質，幫助在這方面抱有幻想的人們打破了自己的幻想。反動派在對一切民主份子和稍許表現出有愛國精神的人舉行公開進攻之同時，又與美帝國主義者簽訂了許多奴役中國人的協定，中國人民在自己的歷史上，還沒有看見過這樣喪權辱國的協定，他們甚至超過了以前汪精衛和日本簽訂的那些最可恥的協定，如關於美軍駐華和將中國變成美國軍事根據地的條約，關於所謂美國援華協定，將中國全部國民經濟的控制權完全交給美國人的協定，關於建立美對華國民教育之領導權的協定，這些奴役中國人民的條約，都是在國民黨進行「普選」時期簽訂的，這就大大助長了人們對於事實真相的瞭解。最明顯最刺眼的事實，就是國民黨的「普選」，實際上是在國民黨區域受美國侵略的條件下進行的，人們特別清楚，在國民黨反動派扮演這種陰謀脆弱的「普選」後面，掩蓋着使自己的賣國勾當合法化的企圖，那些曾經抱有幻想的中國人（就是以為在現今國民黨統治的條件下，有可能達到和平與國家復興的人），已經明白自己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了。那些曾經老老實實想着以為在為和平與民主復興的全民族民主事業上能夠和反動當局取得某些一致意見的人，也明白了自己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了。凡是有熱血的中國人，都一致認為沒有——也不能有第三條道路。而國民黨扮演「普選」的最主要結果之一，就是一切愛國份子及民主人士，比任何時期都更加團結一致，加入了愛國民主運動的統一營壘，以使共同協力，達到和平與民主，達到真正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國民黨反動派在扮演其所謂「普選」時提出的主要口號，是早已破產了的所謂反對共產主義，他們號召人民投票贊成打倒共產黨。可是國民黨區內的廣大居民抵制了這種反動的選舉，因為中國廣大人民清楚認識，二十年來，國民黨反動派投靠日、美帝國主義，藉「反對共產主義」名義，進行反對人民出賣祖國的勾當。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已得到了成千萬人民的擁護，他們為着保衛民族的尊嚴和榮譽，進行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計劃的鬥爭，並且加強了在這個鬥爭力量中之領導威信。一切真正的愛國份子，都在中共周圍團結起來了。因此，國民黨反動派與共主子——美帝國主義者在反對共產主義的虛偽宣傳口號下扮演的所謂「選舉」，不能不遭受破產。

國民黨反動派對民主原則，對人民的意志，表現了最粗暴的侮辱，這在中國愛國人士眼中，更顯示出了在中國解放區達到的民主收獲。在東北、西北、華北及在中原廣大的解放區域內，實際證明了在民主條件下，有可能使國家迅速的復興，證明能夠建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在那裏早已實現了真正自由真正民主的普選，人民的不識字並不能阻礙他們的積極參加普選，而且解放區民主政府很迅速的消滅了那種不識字的現象。事實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在解放區內的居民，一致投票選舉自己的人民政權，而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則是一致起來抵制反動政權的「普選」。

豫皖蘇我軍進駐柘城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四日電）豫皖蘇人民解放軍於上月二十八日再次進駐豫東之柘城，生俘土著蔣匪五十餘名，斃傷三十餘，繳輕機槍二挺、長短槍三十支、子彈四千餘發。

（新華社蘇魯豫皖四日電）堅持蔣後鬥爭之皖北渦河兩岸民兵、區鄉武裝，自解放大軍進抵豫皖蘇以來，已急劇壯大三倍以上，各鄉村民經過分糧分浮財鬥爭，覺悟提高，紛紛搜繳地主惡霸及「還鄉團」等暗藏之槍枝，贈送民兵，渦河縣義門區已搜出步槍十四支。劉園一梁姓農民從紅芋地裏抓出蔣匪自衛隊埋藏的一挺機槍和一支提克式，送給民主政府義門區區隊。被脅騙參加蔣匪自衛隊隊員，均向政府悔過，站到人民方面來。

米蘭人民舉行大示威

警察反戈為人民守衛

人民佔領了重要機關秩序井然

（各方訊）意北米蘭、熱那亞等地舉行反對政府的巨大示威，警察反戈而為人民的守衛者。據塔斯社訊：上月二十八日，米蘭人民為反對政府撤換米蘭縣長前游擊隊員克里約而宣佈總罷工，並舉行示威，五千游擊隊員及工人佔領了縣政府、電報局、無線電台、電話局、交易所及城內其他機關，秩序井然。據悉，在這運動中，警察為人民正義所感，守衛着縣政府，並與游擊隊及該市人民一道佔領了若干大廈。政府曾下令米蘭警備司令掌有該城充分權力，但該司令與克里約縣長會談後，拒絕擔任警察職務，部隊留在軍營裏袖手不管，意共、社會黨、一切民主團體的代表（甚至薩拉蓋特派也在內），組成了該運動的中央委員會，維持了米蘭公共秩序，並派代表團向內政部挽留克里約，並要求委任新縣長時，應與民主團體商議。由於意大利人民一再表現的巨大力量，反動政府被迫答允克里約暫時留任，米蘭總罷工因此暫停止。據米蘭工人與民主團體稱：罷工之是否繼續，需以政府對米蘭人民的回答如何而定。議員斯柯利馬羅在議會中抨擊內長謝爾巴撤換縣長的行為，「是故意挑釁」，他着重指出，它的所以沒有實行，只是由於議會以外的意大利人民力量的反對，人民是知道怎樣表示他們意志的。

又據法新社訊：一日，熱那亞有二萬游擊隊員遊行示威，前抵抗運動領袖墨索里尼行刑人安迪秀演說稱：如果反法西斯運動的法律不為立憲議會通過，意人民有神聖的權利使之付諸實行。熱那亞的示威迅速遍及全里古利亞省（熱那亞即屬該省），全省都轉入抗議政府的示威熱潮中。

烟台蔣軍一個排起義

（新華社華東電）烟台蔣軍一個排光榮起義。十一月十四日上午，烟台蔣軍八師一零二旅三零七團八連二排三十四人，在排長謝歸昭率領下，攜輕機槍一、衝鋒式二及步槍等武器，衝出蔣匪警戒線，投奔解放軍。蔣匪當派百餘人，分乘汽車八輛追擊，為我軍阻擊於市郊黃務以南地區，謝排長等亦當場調轉槍口，英勇參戰，協同將匪軍擊潰。現謝排長一行已安抵我後方，備受各界熱烈招待。

打垮一切封建束縛 解放貧僱農的精神壓迫

——臨縣郝家窯等村貧僱農對於舊「道德」舊倫理的控訴——

（上接第一版）吃飯上，更有苦楚，窮人吃得多了，就說：「眞是窮吃！盡是吃窮了！」財主吃得多了，就說：「看人家財主，有福有祿！」窮人要是吃少了，又說：「飯到嘴上都吃不行，可底是命裏沒福嘛！」財主要是吃少了，又說：「看人家財主，賺十個連一個也吃不了，怪不得人家當財主哩！」財主要是吃飯吃出響聲來，人就說：「看人家吃也吃得香甜，有滋有味。」窮人要是吃出響聲來，人就說：「看吃得咋咋的，就和豬咋食一樣！」

還有，如財主要是能說幾句，人就說：「看人家能說到情理上。」窮人要是能說幾句，人就說：「看那股窮咋，有三分福氣也咋得沒有了！」財主要是不會說幾句，就說：「看人家文文雅雅，一句也不多言傳，貴人語氣重。怪不得人家當財主哩！」窮人要是不會說幾句，就說：「看那一窮子也沒出場（沒出息），沒嘴的葫蘆！」有時說幾句，也要批評說「攪不到桌面上。」

財主生得肥了，人就說：「看人家財主，生得魁魁偉偉，有官胎哩。」窮人生得肥了，「看那股子楞氣！可底是受苦胚子！」財主生得瘦了，人就說：「看人家生得玲瓏巧巧，秀秀氣氣。」窮人生得瘦了，人就說：「乾猴！瘦就和顆酸棗核子一樣，那還能有個出場了！」財主的孩子一出來，穿得乾淨，長得胖胖，人就說：「這個孩子好惹親呀！一臉福相！」窮人的孩子一出來，穿得邋遢蓋不住後，祖輩子也不洗個臉，人就說：「看那付窮相！圪絮神！」（圪絮是衣服襤褸的意思）財主家的小孩不和窮人家的孩子在一塊，「怕惹上窮氣哩！」一挨近了就嗆打。自然窮人家的孩子也永世不敢挨這財主孩子。

村子裏，誰都窮，誰的輩數最大，不是伯伯，就是爺爺，因為他結婚遲，財主們結婚早，養的孩子也早，所以班輩小，財主們結親，能找大女子，說是「妻大一歲，好活一世」。窮人們卅多歲，才找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子。

窮人們虱子多了，說是「窮虱餓圪蚤」。財主們虱子多了，說是「子孫旺盛」。

好了，我不再多舉了，總而言之，財主怎樣也是，窮人們怎樣也不是。我覺得，這類訴苦，是眞正對舊社會舊「道德」舊倫理的總訴苦總反對，是很好的，無論誰聽了，都要生氣的，最後他們說：「要從最底層翻到最頂層」，有的說要「翻到山頂上」。

可惜的是，限於人力和時間不足，沒有把他們的原話從頭到尾記錄下來，這裏只是整理出的一部份，他們是先向地主富農訴苦後轉到翻底子，那些材料，我就不說了，十一月三號的晉綏日報載趙林同志來信上所附分局的意見，其中談到「貧僱農在舊社會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是最受壓迫的。」這種壓迫，除政治的經濟的外，還有精神的！我想，上面的材料就夠說明這個精神的壓迫了！

敬禮

斐石　十一月二十五日

石家莊人民 冒蔣機轟炸進行恢復

（新華社晉察冀四日電）剛從水深火熱中挽救出來的石莊人民，迭遭蔣匪瘋狂轟炸，迄今仍每天不斷有蔣美匪機騷擾，許多無辜同胞被炸死，房屋被炸燬。石莊人民對此種殘無人性的暴行，不是害怕而是無比仇恨，工人紛紛參加工會，貧民參加貧民小組，並有千萬工友和貧苦市民參加消防救護及糾察隊，擔負着保衛工廠清查蔣偽殘餘等工作。為炸下的石莊人民，在民主政府協助下，正以無比的熱心，積極進行各項恢復工作。石莊市立中學、前省立商科職業學校、市私立石門中學、女中、建國中學等，已於上月二十四日正式開始聯合復課，全市各小學亦紛紛復課，市內各商店亦恢復營業。民主政府並委託貿易公司在市內設供售市兩處，供售市民食糧，工人、貧民購買，均可獲九折優待。

放羊人當了農會副主任

黎嵐

貧僱農家庭的慘景

劉十卯今年二十八歲，短粗的個子，健壯的身體，積年累月的勞役，已在他黑紅的臉上刻劃出辛勤的痕跡。

河曲石城村是他的家。十卯兩歲的時候，他的父母因爲家貧，孩子多，就把他過繼給他的四爺爺作孫子。五年以後，他的四娘娘又養下了一個兒子，那就是他如今仍叫做「小參」的劉天仁。四爺爺家也是窮苦人，只有半垧地養活着一家四口，也和十卯的親參一樣，成年價不是攬工，就是跑口外受苦。當十卯六七歲的時候，就開始參加勞動。石城是在黃河邊山崖上的一個村莊，沒有井，吃水非常困難。每天，村裏的人們都得跑到二三里外的山溝裏去汲澗水。而更多的日子，則是爬下五六里崎嶇的石坡，到渾濁的黃河裏去担着黃水吃。六七歲的十卯子就負担了這取水的勞役，每天手上提個小瓶瓶，在來回五六里或十來里的山澗和黃河裏搬着水。算起來，一天得跑三幾十里的路程，但小瓶瓶裏一瓶一瓶搬來的水，還不夠一家子的吃用。就這樣折磨着十卯子幼小的生命。

過了幾年，「小參」也到了十卯子能開始勞動的年齡，同樣也肩負起這相同的任務，十卯子取水的小瓶瓶又移到「小參」的小背上去了。他却更肩負起養活自己的任務。十二三歲的孩子就給人攬工放羊，解決着自己全年的吃穿。每年價十來個、三二十個、大大小小的羊羣不斷的放牧着，今年東家，明年西家不斷的調換着主人，無論冬天夏月，刮風落雪，不能有一天的空。村周圍十來里以內的地面上，不管那一個山坡坡、山峁峁，溝溝塌塌下都走遍了劉十卯的脚跡。母羊下羔了，年青的十卯子帶着喜悅的心情，加意的愛護着牠。當羊羣中偶然跌壞了一隻，或被狼吃了一隻，於是，若干日內，不斷的責罵和憂愁，就緊跟着十卯子。十幾年來，羊羣不斷的滋生和死亡，但十卯子的生活，還是整年整月的和別人家的羊羣作伴。而家裏呢，今年窮困，明年還是個少吃沒穿。四爺爺年年給人攬工，親生的父母也是成年給人受苦。在那些年頭，在那社會裏，窮困永遠是屬於像十卯這種人家的。

好可惡的一羣新惡霸！

好容易，盼到了新政權的建立；又好容易，才盼得打走了日本鬼。那困苦的日子該斷了頭了吧？是的，稍稍有些不同，十卯子自己雖也有了五隻羊，又得到了三垧地，但地還是不夠種呵！替別人攬工放羊的生活還是沒有結束。村裏的事情還是掌握在地主、富農、惡霸、狗腿的手中，真正的貧苦人並沒有坐天下。劉十卯還是給人放羊。二十大幾了，還娶不起個老婆，地主富農們鑽進新政權裏依然壓迫剝削羣衆。「農會」（農會幹事的稱呼）劉二海本來是個惡霸富農，但當了「農會」就在公糧上把自己的成份報成「中農」。村主任四海子是他的親兄弟；村長劉三洪（地上中農），副中隊長劉全（地主），和民兵分小隊長們，都是他的結拜兄弟。幹部小隊長們一窩子包辦，村裏的事情就是他們十六個結拜兄弟把持。有利的事情都屬於他們，負担則分攤在窮人們的頭上（「農會」種二三十垧地才出二斗多公糧，攬工漢滿后種四五垧地也出過二斗多公糧）。合作社是爲他們辦的；村長劉三洪帶着民兵霸佔了衆人的墳地（一個墳頭挖上三兩鍬，就算是他們的了），結果還受到表揚，說是他「領導羣衆開墳地，增加耕地面積」，而當了「勞動英雄」；渡口則爲他們獨佔，他們違犯法令私運黑豆去河西賣；他們隨便使用白洋，還沒收別人的白洋；他們把食鹽大批集，別人則連自己吃用的三二斤也不賣給……。今年春天土地改革，地主富農們只「獻」出了幾垧地，但好地都分配給「幹部」和他們的「拜識」們。缺地的十卯子只分到兩垧沙梁薄地。

新惡霸假「借糧」陷害貧僱農

俗話說「地在人務」，秋收時，十卯子也打下了六斗糜子，因爲給人放羊吃在外頭，想把這六斗糜子保存下，再積蓄些，打算來年開個婆姨。前方的部隊吃糧當緊，政府下令要預借公糧。富農劉良智應借出幾斗，但他的糧食還在場裏，良智看見十卯子的糧已壓下，就向他暫借去交公糧，說是打下來就還。十卯子不知道該借不該借給，問過「農會」，也在羣衆大會上提出，都說：「那還不行，交公糧當緊麼！」於是，十卯的六斗糜子就借給富農良智交了預借的公糧。九月間，有一天，良智在當街遇上十卯，告他說：「糧食已有了，你快來盤去你那六斗糜子吧。」十卯心想，借時候已通過了大家，還時候不告訴也行哪。就到良智家裝回了準備開婆姨的那六斗糜子。誰知道這一下可闖下了亂子，「農會」就想藉此事陷害他，說：「十卯勾結富農」，他的拜把弟兄們也在大會上嘀咕。「討論」的結果，十卯的六斗糜子「充了公」，說是給「勾結富農」的「狗腿子」一個懲罰！看你作什麼事情還敢不敢不經過「羣衆」（就是敢不敢不經過我「農會」）。真正的羣衆都不敢作聲，只有「農會」的拜識們在會上跳打。十卯心疼他辛苦了一年才打下僅有的六斗糜子，又想起再過二年就三十歲了，半輩子的光棍生活什麼時才有個完？「農會」的拜識弟兄那二那三們又來威脅，那說：「你還不滿意，你知你把富農的糧食裝走了多少？」你說你盤了六斗，「羣衆」說你只裝了六石你敢不拿出來！」那二說：「把這「狗腿子」拉斷一頓吧，看你還敢不敢「勾結富農」！」老實的農民們都替十卯子抱不平，但誰敢出頭來作主？……十卯子心灰意懶，愈想愈沒有了活路，又心疼那六斗糜子，又害怕開大會要把他拉斷；舊社會地主富農壓迫剝削，新政權建立後，地主富農又欺侮他，他越想越難過，越想越傷心，前面滾滾的黃河就是咱的好去處，把心愛的羊兒也一氣殺個兩頭，吃完肉再死也不遲！活也不想活了，還留下羊替別人開婆姨去（羊也是打算開婆姨的）。整天裏十卯子愁眉不展，唉聲嘆氣，四娘娘和「小參」看透了他的心事。那一天，十卯子要想去尋死，娘兒們拉拉着哭成一團。四娘娘說：「十卯子，你可不敢，我撫養你一場可不容易。」「小參」說：「十卯，你可不要，過了年，人家一定欺負得受不住，咱可再找個出路……」

翻天覆地，貧僱農要掌握大權！

那一天，工作團老馬來到村裏，首先找受過苦受過罪的窮苦人拉話。富達人老漢來叫十卯，只嚇得十卯子心驚肉跳，以爲是開大會要拉斷他，不知道「狗腿子」該怎樣下場了。誰知老馬和和氣氣有說有笑，說什麼窮苦人要自己作主，又說什麼要打垮地主、平分土地、還要審查幹部。許多的道理都講得明明白白，劉十卯喜歡得不知道該怎樣才好。以後不管白日黑夜開會叫人作什麼事，劉十卯都是最積極的一個。成天裏喜笑顏開，好像準備娶新媳婦辦喜事一樣的痛快和滿心如意，扣押地主惡霸，査封地主財產，那一件事也缺不了劉十卯。想起了「幹部」的可恨，十卯同貧苦羣衆們一商量，就和大家把羣衆痛恨的「幹部」村長、副中隊長和「農會」都扣押起了，十卯當過幾年民兵，但除了站崗放哨、送信跑腿外，武器從來沒有到過他手裏，都是「幹部」們掌握着的，這一下羣衆們把那支槍叫「小參」天仁子背上了，十卯也分配給他了一發手榴彈。那天去扣村長劉三洪時，去了七八個人，還有些害怕，因爲村長有兩個快火的手榴彈，武器拿在人家手裏就有些害怕咧。這可好了，武器已拿到咱自己的手了。[illegible]

十一月十四日行政村農民代表大會在李家村召開了，十卯當然以石城村的代表資格來參加，又和木匠有明、「小參」等十三人同被選爲行政村臨時農會委員之一。

放羊人劉十卯被窮苦農民所愛戴，他正同着窮苦農民弟兄向地主階級及惡霸們進行堅決鬥爭。

副刊

王來根不再沉默了

——二廠查成份片斷——

周培林

二廠工人王來根，從來到工廠，工作就很吃苦，很老實，不多說話。上了工，就在機器旁細心的工作；下了工，就坐在宿舍學習或散步，開會時也不多發言。

他看到別人填表都是寫着房×間，地×畝，人×口……，但自己沒有家，什麼東西都沒有，心裏眞是難過。指導員讓他填表，他又怕說出自己的身世太丟人，所以就糊填了個地二畝，房三間，人三口。他總怕同志們開玩笑時叫他「和尚」，因爲他一想起這段痛苦的歷史，眞比貓抓心還難受，不由的便流下淚來。

王來根原籍是陝北人，民國十八年因爲遭了天災，就隨着父母逃難到興縣，那時他才四歲，因爲不能生活，父母便忍痛把他賣給興縣王文德家爲兒。王文德的婆姨很不愛見他，經常打罵，到八歲時就又把他轉賣到興縣野湖寺當了和尚。到了野湖寺就像是進了地獄，那老和尚是個地主，存着幾窖洞糧食，每天吃大煙，吃好的，但却不讓他們幾個小和尚吃飽。老和尚專門準備着一條皮鞭，他到廟外去耍一會，回來便是一頓飽打，晚上要幾個廟裏燒一遍香，黑的眞是怕，但又沒辦法，老和尚聽到敲磬的聲音亂一點，就是一頓鞭子。有一次老和尚抽大煙，落在地上一塊，王來根不認識就掃了出去，被老和尚在土裏發現，就把他打了個死。就在這苦難的生活中熬煎了四年，身上從未斷過傷痕。

八路軍到了興縣以後，他出頭的日子算是到了，他看見隊伍裏也有很多小鬼，穿着整齊的軍衣，每天唱着愉快的歌聲，眞是羨慕極了，他便偷偷的背着老和尚參加了八路軍。

他離開這個寺院，像是出了籠的小鳥，感到呼吸都舒服了。到了八路軍的工廠，同志們對他又那樣親熱，眞是到了另一個天地。

他不願把這痛苦的遭遇告訴別人，甚至連他自己也不願想像，因爲每當想起這段慘痛的生活，就觸痛了他的心，熱淚便不由自主的湧出來。

他在駐地農民鬥爭地主的大會上，看見農民們都起來向地主清算，但自己遭受的這些痛苦向誰清算呢？和大家說出自己的出身歷史又怕丟人，在他內心就這樣翻騰、鬥爭。

工廠開始審查成份，每天晚上開小組會，有時開大會，把藏在工廠的地主、壞蛋都先後清洗了出去，大家需要互相檢查思想、立場。王來根這樣想：自己過去受的痛苦，都是由於地主的壓迫所造成的，現在土地改革，窮人翻身，自己受過的壓迫爲什麼不敢說呢？他想通了，晚上下了工，便向組長要求檢討，他向大家訴了他的經歷，很多人都感動的流下淚來，大家哭了，給了他很多意見，指出他怕丟人的糊塗觀念，應該大膽的揭露舊社會的罪惡……。第二天，他便去找指導員，讓指導員寫信問野湖寺的情形，要去清算那壓迫他的老和尚。

從此，王來根的思想提高了，開會時也再不像以前那樣沉默，審查每個同志他都發言，在討論地主流氓份子宋進忠時（宋進忠現已清洗），他自動注意宋的行動，審查其他同志時也經常向他組織反映意見。他工作比以前更加積極，每天從早幹到晚，還要抽空學習。他說：「從母親生下我，從未感到過像現在這樣的愉快，我今後一定加油工作，堅決把這些吃人的地主消滅乾淨！」

肚裏懷的「娃娃」

呂政祥

十一月十四日，大武趕集時，任有才、李探有等兒童在一條通水道的巷內負責查路條，見地主張玉峯的婆姨和一個小孩抬着水桶走來，走到富農張胡寶的門前把桶放在門口，吩咐同行的小孩：「你在外面等一等，不要叫叫。」說着進去了。

一忽兒那女人出來了，兒童們看見肚子比素日大了，任有才搶步上前問：「你做什去來？把衣服解開看一看！」女人鬼結說：「唉！好孩兒們吧！我肚里懷的娃娃嘞，解開怕風吹着肚里！」

「不行！你搗什麼鬼！」兒童們叫着。

狡猾的地主只解開右肩上的一個扣子給兒童們看，兒童們眞是火上加油氣壞了，七手八脚把扣子解開，一個包着粗麻布的方磚大的包袱從內衣下掏了出來。

這傢伙見事已失敗，便甜言蜜語的向兒童們求饒道：「好孩兒們嘞！我做錯了，饒了我吧！………」兒童齊開腔說：「你懷下娃娃啊？這包袱就是你的娃娃？」這傢伙還想再逃脫罪過，但大公無私、鐵面無情的兒童們却不受她的誘騙，已把這傢伙送交農會處理去了。

本報發行簡章

（一）凡由本科直接批發之報紙，須預交六